

開霸霸佐附

翊運徵辟貢薦附

兩浙名賢錄

六

兩浙名賢錄卷十一目次

開霸

東周

越王句踐

季漢

破虜將軍孫文臺堅

討逆將軍孫伯符策

殘唐

吳越王錢具美鏐

子元璠孫佐侖俶附

霸佐附

越

大夫文子禽種

吳

奮武校尉孫幼臺靜

子瑜皎
與附

征虜將軍孫伯陽賁

子鄰附

平南將軍孫國儀輔

鎮北將軍孫公禮韶

伯父河附

建武將軍孫叔武桓

弟俊附

偏將軍凌公績統

父操子烈封附

安國將軍朱公理治

子才紀附

左大司馬朱義封然

子績附

丞相陸伯言遜

平虜將軍徐琨

子矯附

後將軍賀公苗齊

子達弟景附

偏將軍駱公緒統

太子太傅吾孔休粲

右大司馬金子璜琮

父柔附

揚武將軍吳景

子奮祺附

吳越

雄武軍節度使馬綽

潤州刺史杜騰雲稜

子建思建孚附

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

左執法吳處仁公約

檢校太師成弘濟及

左丞相杜延光建徽

保順軍節度使鮑慶臣君福

子修遜附

蘓州刺史曹圭

父信族人師魯附

丞相曹安成仲達

營田副使吳敬忠

兄順弟訢附

戶部尚書阮結

高費州彥 僕射朱蘊之行先

越州都指揮使屠瓌智 吳越丞相元德昭

通儒院學士崔子遷仁冀

餘文太師劉禹錫文 文承世師出馬大書

文良宿部師對應全尤 文持去具武才全師

批友軍前對對武師 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吳越

吳越師師師師師師

兩浙名賢錄卷十一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澄原嗣端氏閱

開霸

東周 凡一人

越王句踐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

開霸

卷之十一

一

光碧堂

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吳王闔閭聞允常死乃興師
伐越越王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
之越因襲擊吳師敗於檣李射傷吳王闔閭闔閭且死
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句踐聞吳王日夜勒兵且以
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
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
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
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
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

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曰持滿者與天定
傾者與人接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
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句踐請爲臣妻
爲妾而復以美女寶器間獻吳太宰嚭嚭因說吳王曰
越以服爲臣而赦之國之利也子胥進諫吳王不聽卒
赦越罷兵而歸吳旣赦越越王歸國乃苦身夷思置膽
於坐坐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耻邪身
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味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
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

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蠶。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蠶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樞。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

諫曰。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王乃私喜。子胥數強諫。太宰嚭因讒之。吳王怒。賜子胥錮鏤劍。以自殺。子胥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

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既盟，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棲吳王於姑蘓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

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

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又五世而王無疆立與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強楚威王怒興兵伐越大破之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而越以此散諸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槌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槌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集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

季漢

凡二人

破虜將軍孫文臺堅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買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搃刀上岸以手東西指揮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

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除堅益瀆丞。數歲徙盱眙。又徙下邳。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待撫養。有若子弟。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方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焚燒郡縣。殺害長吏。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雋將兵討擊之。雋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雋并力奮擊。所向無前。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雋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

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詔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奮斬以示威者，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軍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漢錄前後功，封堅爲程侯。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患矣。亦誓衆起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以牛酒禮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

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襲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着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着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間堅於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遂懷疑不運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見術畫地計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

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使大勲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息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蹙。卽調發軍糧。堅乃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催等來求和親。令堅列䟽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耶。復進軍大谷。拒維九十里。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洛邑。堅乃前入。至維。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引軍還住魯陽。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時年三十七。堅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自有傳。堅四子。策。樞。翊。匡。樞旣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墓曰高陵。

討逆將軍孫伯符策

孫策字伯符。堅初舉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爲丹陽太

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往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

主簿接之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大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爲丹陽都尉繇至皆追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糜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術術自用故吏琅琊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

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
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
江轉聞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
士民皆呼爲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至軍士
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
酒迎勞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策入曲
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
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
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

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
盛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
擊破虎輩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群盜非有大志此成禽
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盡更置
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太守以孫賁
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
丹陽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
等爲謀主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曹操表策爲
討逆將軍封吳侯未幾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

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旣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操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操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欲陰襲許昌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殘唐

凡五人

吳越王錢具美鏐

子元雍孫佐侖叔附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常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游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游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耳明日乃去起始縱其諸子與鏐游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禦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

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向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宏遣其弟漢宥與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大破之。殺都虞候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遁。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漢宏遣其將朱褒、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擒漢宏。斬於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時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

約攻取蘓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
推度支催勸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
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
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昭宗拜鏐
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蘓常間
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蘓
常唐升越州爲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
杭州爲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鏐乃以杜
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以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
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
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僭稱皇帝
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
白銘其衣曰歸義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
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
不可遽伐乃屯兵三萬於迎恩門而遣使諭昌昌懼遣
使犒軍自請待罪鏐乃還兵尋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
溫等屯香岩石俟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兵爲援鏐命
顧全武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皆庸人不知兵遇全

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目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勲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於淮南鏐破之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圖鏐形凌烟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祐元年封鏐爲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陞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卽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

一匣打毬御馬十疋賜之。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蕪州，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閻丘直何明等。四年，鏐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始由海道入貢京師。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諡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鏐之仲子。少爲質於田頽，頽叛於吳，楊行

密會越兵攻之。頽每戰敗歸，卽欲殺元璠。頽母常蔽護之。後頽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頽戰死。元璠得歸，鏐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璠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盡出管鑰，召元璠與之曰：「諸將許爾矣。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鏐卒，元璠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鏐故事。時璠與諸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元璠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初，鏐末年，左右皆附元璠，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元璠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元璠嘉歎之，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民大悅。內牙指揮使劉仁杞與仁章久用事，爲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請誅之。元璠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爲衢州刺史，仁杞爲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皆置不問。由是將士輯睦。元璠

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璪自蘓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璪曰：先王擇賢而立。君臣位定。元璪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不克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佑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政兄弟相攻。卓儀明、朱文進、李文進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於李景巳。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

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元。元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諡曰忠獻。弟俶立。

俶字文德，佐卒，弟侖以次立。初，元璿質于宣州，以胡進思、戴憚等自隨。元璿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旣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侖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侖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侖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画工獻鍾馗擊鬼圖，侖題詩圖上。進思見之，

知侖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侖，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遷俶於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世宗征淮南，令俶以所部分路進討。俶遣偏將吳程圍毘陵，陷關城，擒其刺史趙仁澤。路彥銖圍宣城，會李景上表求割地內附，詔俶班師。恭帝嗣位，授俶天下兵馬大元帥。俶舅寧國軍節度吳延福有異圖，左右勸俶誅之。俶曰：「先夫人同氣，安忍寘於法。」言訖，嗚咽流涕，但黜延福於外，終全母族。宋太祖受命，俶貢奉有加。常數乾德元年，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正恭順功臣。是冬，郊

祀遣其子惟濬入貢。開寶五年，改賜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未幾，遣幕吏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訓練兵甲。江南疆倨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七年冬，討江南，遣內客省使丁德裕齎詔，以俶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二百匹，旌旗劔甲，令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爲俶前鋒，盡護其軍。李煜貽書於俶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來上。江南平，論功，加俶守太師，拜俶大將沈承禮、孫承佑並爲節度使，以下爲防禦使者一人。刺史六年，二月，俶與其妻孫大子惟濬、平江節度使孫承祐來朝。上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俶將至，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具。及至，詔俶居之，對於崇德殿，貢金銀錢幣御噐香藥犀象珠貝以億萬計。車駕幸其第。庚午，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劔履上殿，或書詔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獎勲賢，輝映古今，允爲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德隆宏茂，噐識深遠，撫輿區於吳會，勒洪伐於宗彝。昨以江表不庭，王

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輔翼帝室，震疊皇靈，而乃執圭來朝，垂紳就列，罄事君之誠，慤爲羣后之表儀，爰峻徽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劔履上殿，書詔不名，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令惟濟齋詔賜之，宰相以爲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太祖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又數詔俶與其子惟濟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俶，俶拜謝多，令內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一日召宴，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太祖令俶與太宗秦王敘昆弟之禮，俶伏地叩頭涕泣，固讓，乃止。未幾，令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卽來朝也。俶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幸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院，自俶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綉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俶旣歸國，嘗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太宗卽位，加食邑五千戶，太平興國三年

三月倣來朝。對於崇德殿。宴倣於長春殿。令劉銀李煜預坐。倣所貢視太祖時有加。又嘗召倣及其子惟濬。宴後苑。泛舟池中。上手酌酒以賜倣。倣跪飲之。其恩待如此。會陳洪進納土。倣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異天慈之從欲。近蒙朝廷。賜以劔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領募。卒徒嘗營戈甲。特建國王之號。俾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託於隣敵。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僱。公議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士器甲。臣已曾奏納外。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望皆許解罷。凡頒詔命。後願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微臣免疾顛之禍。優詔不許。倣再上表言。臣慶遇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筭之量。實覺滿盈。丹青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於闕庭。保封疆於邊檄。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賓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

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元爲聾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莫甚焉不勝大願謹以所管十三州獻於闕下執事其間地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傾向特降明詔允茲至誠詔答曰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聿修覲禮覩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遠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旣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詔以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爲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卽以禮賢宅賜之子弟將吏並爲節度使禮貌隆盛冠絕一時八月令兩浙發俶總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歸朝凡舟一千四百四十四艘所過以兵護送二月宴苑中俶被病拜不能起命以銀裝肩輿送歸因以賜之四月從征太原俶小心謹恪每晨趨行闕人未有至者俶必先至假寐以待旦上知之謂俶曰卿已中年宜避風露自今入謁不須太早也

會劉繼恩降。上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太原者。顧謂
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俶
頓首謝，還京策勳。宰相進擬，加食邑萬戶，實封千戶。上
卽改白麻，倍加食邑二萬戶，實封二千戶。八年，表請解
元帥職名，詔可。餘如故。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
出爲武勝軍節度，改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病，詔免入辭。
俶四上表讓國王，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徙封鄧王。會朝，
廷遣使賜生辰噐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正
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訃聞，上爲輟朝七日。

追封秦國王，諡忠懿。命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自鏐至
俶，世有吳越之地，歷百餘年。管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
任而後請命於朝。有至使相者。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
書令。四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及歸朝，諸子皆童年。召
見慰勞，並起家諸衛將軍。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
盛，近代無比。性尤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幃帳
茵褥皆用紫紵，食不重味。頗知書，雅好吟詠。尤工草隸。
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卿草書頗佳，可寫一二紙進來。俶
卽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

綠象管筆、龍鳳墨、蜀箋、盈丈紙，皆百數，俶所上乘輿服，物器玩，制作精妙，每遣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其恭慎如此。子惟濬、惟治、惟演、惟灝、惟潛、惟濟、惟澶，皆至顯官，而惟演尤知名，自有傳。

附霸佐

越

凡一人

大夫文子禽種

文種字子禽，甬東人，爲越大夫。越王句踐既敗於吳，棲於會稽之上，喟然歎曰：「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

囚羑里，重耳奔狄，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王乃號令於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種進對曰：「夫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能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

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遂入臣於吳七年而後返國卧薪嘗膽日以報吳謀於范蠡蠡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句踐乃以兵事諮蠡而舉國政屬之種種日夜拊循其士民十年生聚十年教養卒滅吳稱霸者種蠡二大夫之力也吳旣滅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吳

共三十二人

奮武校尉孫幼臺靜

子瑜皎與附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爲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於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阻險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率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甕，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瑜、皎、與、最，知名。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惟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

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陽長。無錫人。顏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宮。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卒。

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操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

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繫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讓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深相結。後呂

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征虜；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事雖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荆州底定，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陽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

奐字季明，兄皎旣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往，駕過其軍，見奐軍陳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四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

征虜將軍孫伯陽賁

子鄰附

孫賁字伯陽，父羨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起義，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追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不就，弃妻孥還江南。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勲，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

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功績修理，召還武昌，爲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

下獄。濟嘗失爨，欲置之於法。論者多爲有言。濟猶不釋。鄰謂濟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談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荅者云：潘承明殺爨於事，何如。濟意卽解，爨用得濟。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

平南將軍孫國儀輔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操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子興、昭、暉、昕皆歷顯位。

鎮北將軍孫公禮韶 伯父河附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爲孫，列之屬籍。後爲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嬖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爲丹陽，皆禮致之，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及翊遇害，

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踈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劫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員。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卽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爲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爲鎮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歛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

建武將軍孫叔武桓

弟俊附

孫桓字叔武，河之次子也。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桓常稱爲宗室顏淵。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先主。蜀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校刀奮命，與遜戮力。蜀師遂敗，桓斬上堦道，截其徑要，先主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耶！」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爲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

偏將軍凌公績統

父操子烈封附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奸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座，舉爵不以其道，統疾其侮。

慢面折不爲用，勤怒罵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勵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回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操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撤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板，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披甲潛行，權旣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

人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樞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樞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樞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人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樞聞之。拊床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樞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騎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安國將軍朱公理治 子才紀附

朱治字公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蘓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

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爲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毘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徐顛等。黃武元年。封毘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章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上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宴饗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其見。異如此。權從兄豫章太守貴。女爲曹操子婦。及操破荊州。威震南土。貴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貴。爲陳安危。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

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鴻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操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烟，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以此料之，彼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劃，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取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其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嗣。

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遊戲，少以父任爲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

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樞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

左大司馬朱義封然

子績附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樞同書學結恩愛至樞統事以然

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樞竒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然爲太守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操出濡湏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以從定荊州功遷昭武將軍封西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樞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樞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蜀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之蜀兵敗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爲其勢

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
然外救。卻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卻退。據州上圍守。
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其圍。粲等遲回未敢
進。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
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弩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
無恐意。方勵士卒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
日未退。江陵姚泰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
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
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
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
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卽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
徐乃後發。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
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
赤烏五年。征相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要遮險。
隘。圖斷。然後質爲忠斷。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
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
皆退。九年。復征相中。魏將李典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
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

奸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敗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効。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必令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如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中校尉，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

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
住立辭而不當然卒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
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
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
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破之於前足下乘之
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
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
績遂失利椎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
融得不廢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太平二年拜驃騎將
軍時孫琳秉政大臣疑貳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寡乃
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
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自
巴丘上乞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
喪竟乞復本姓椎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
二年卒

丞相陸伯言遜

陸遜字伯言九江都尉駿之子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
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

於康子績數歲爲之綱紀門戶孫權爲將軍始仕幕府
歷海昌都尉并領縣事會稽山賊潘臨所在毒害歷年
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拜定威校尉
軍屯利浦權以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
雄碁峙豺狼窺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
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
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禕受曹操印
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
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
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弱者補戶得精卒數
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呂蒙稱疾詣建業
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
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
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
意自可禽制若見至尊宜好爲計蒙至都權問誰可代
卿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未有遠名非羽所
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
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盛稱功德

樂自傾盡羽覽遜書有譏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
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
呂蒙至卽克公安南郡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
吏及蠻夷君長皆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
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
或未得所遜疏請普加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
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
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等五萬
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
錦爵賞誘動諸夷使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
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
曰此必有異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從谷中
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乃勅
兵士各持茅一把以火攻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
俱攻斬張南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營瓦解土崩死者
萬餘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破豈非天邪加拜遜
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時備住白帝諸將兢
表言備必可禽請復攻之權以問遜遜以爲曹丕大合

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嗣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蜀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曹休入皖假遜黃鉞權親執鞭見之已而大破休走諸軍振旅還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遜雖在外乃心於國屢上疏陳時事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咨遜遜以爲宜有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支黨感慕來歸者傾財帛周贍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起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卽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人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

時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言三四上。及求請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疾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自有傳。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平虜將軍徐琨

子矯附

徐琨富春人。堅之甥也。少仕州郡。去吏隨堅征伐。拜偏將軍。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擊走笮融。劉繇功皆多於諸將。策表琨領丹陽太守。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從討黃祖。中流矢卒。子矯嗣封。討平山越。拜偏將軍。

後將軍賀公苗齊

子達弟景附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

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治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遂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諭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請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乃住軍觀變雅與女婿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賊

黨震懼率衆出降候官旣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以爲聲援齊慮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乃分兵留備進擊明等轉戰而前勢如破竹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五屯皆破復立縣邑料出精兵萬人拜爲東平校尉遷武威中郎將討丹陽黥歙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黥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高

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數百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級齊表分歛爲新定黎陽休陽并縣歛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賜齊輶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命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操印綬化民爲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十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性

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闐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爲佳將

偏將軍駱公緒統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涕泣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嫡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且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

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是時征後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封祚然財湏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能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旣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貨財傾居行賄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

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隣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漸至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湏、使別將常雕等襲中州、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湏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太子太傅吾孔休粲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

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忝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舡縋繼斷絕，漂沒着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沉溺，其大舡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舡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舡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舡重必敗。粲曰：「舡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蒼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住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諍。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右大司馬金子璜琮

父柔附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

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奔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陽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封華陽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師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廬，遷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大守。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琮還經過錢塘，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閭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黃龍元年，遷衛

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僥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大司馬左軍師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忤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染徃者懼不能返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琮既親重宗族子弟竝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

揚武將軍吳景

子奮祺附

吳景吳郡錢唐人蚤失父母姊與孫堅爲婚隨堅征伐拜騎都尉領丹陽太守合孫策兵共討涇縣山賊祖郎

爲劉繇所迫，敗走。景北依袁術，術以爲督將中郎將，與孫策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窄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策遣景往壽春報術，術以景爲廣陵太守，術僭號，又不納策言。景委郡東歸，策復以爲丹陽太守，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建安八年卒於官。二子奮、祺，奮授兵爲將，與祺俱積軍功，奮封新亭侯，祺都亭侯。

吳越

共二十二人

雄武軍節度使馬綽

馬綽，餘杭人，性淳直，恒以忠節自許。初與錢鏐俱事董昌，昌使鏐閱部伍，亡其名籍，鏐因歷唱之，存亡健悴者皆無遺失。綽密謂鏐曰：「老子忌猜駭，公強記當必相圖。」乃以白紙數番授鏐，若代軍籍者。鏐由是深德之，因以其妹歸綽。綽尋隨董昌於越州，昌僭號，綽弃家先奔於鏐，乃授諸城都指揮使。徐綰之亂，綽有發垂門之功。鏐尋命元璿納綽女，是爲恭順夫人。綽累職鎮東軍節度副使、兩浙行軍司馬、睦州刺史，奏授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卒。

潤州刺史杜騰雲稜

子建思建孚附

杜稜字騰雲新城人少修父業唐末盜起乃糾集義兵以扞鄉邑乾符間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稜爲東安郡將後更爲武安營與臨安董昌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益官徐及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號八都董昌爲長錢鏐副焉鏐功業寔盛光啟三年天子拜鏐杭州刺史稜謂諸子曰成大事者此人也遂傾心歸之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薛朗爲帥鏐遣稜與成及阮結討之敗其將李君旌拔常州奉寶歸於杭天子拜稜常州刺史稜遂屬其兵於諸子建思拊於內建徽禦於外建孚則經度於季孟之間皆以雄武稱大順二年鏐以楊行密數侵邊境命稜築東安城稜相險易度資用因山爲城環城以池越十月而訖事天子以鏐爲鎮海軍節度稜爲副使乾寧二年鏐討董昌昌乞師於行密行密遣田頔安仁義率萬衆來攻東安稜嬰城自守城中乏水穿井百尺不得泉稜禱之泉立至淮人樓櫓翔空矢石交迸稜憑城施武斃淮兵於城外者千數濠塹爲赤其黨敗散於是紫溪保城建寧靜

江四鎮皆聚保東安民懷其恩日其井曰杜公井自是羣寇無圖南意明年鏐得滅昌天子改威勝軍曰鎮東拜鏐鎮海鎮東節度使稜兼兩浙諸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又明年安仁義攻婺鏐遣稜救之仁義移兵攻睦亦不克稜後爲潤州刺史卒初孫儒爲行密所殺其士卒多奔浙西鏐愛其驍悍以隸中軍號武勇都稜疾中密疏於鏐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稜觀武勇將士終非所畜願以土人代之鏐不聽及徐縮等叛思其先見命使祭之後以子建徽貴贈太師

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

顧全武餘姚人事錢鏐爲武勇都指揮使將兵救嘉興破其三寨還守西陵將圍董昌乃先取餘姚降其令袁邠遂引兵克昌禽之越民惟呼動地先是蘓州告急鏐命全武捨越赴吳全武曰越固賊之根本奈何垂克而棄之至是取越乃航海至嘉興而淮兵圍其城甚急全武一鼓破其十八營虜其將士三千人遂乘勝取蘓州拔松江下無錫常熟華亭諸郡縣而秦裴者守崑山不下力屈乃降全武宥之時稱長者

左執法吳取仁公約

吳公約字處仁餘杭人黃巢之亂杭之八都旣建派而分者爲十都公約其一也初以勇膽智略爲郡邑推洎朱直起兵應募西討以功授西桂鎮遏使從董昌禦巢於西鄙加御史中丞奏置都額改硤石爲訓兵之所摧鋒破銳日有聲稱錢鏐之破越也公約以驍果先登兵罷拜千牛衛將軍肅政臺長俄而劉浩平錄功上奏天子嘉之授散騎常侍明年徐寇據姑蕪斷朱方諸軍糧道鏐委公約專征授北回諸軍行營招討使九月統師自金陵返旆南討明年春克吳苑竟遜軍功以本都歸鏐益嘉其忠節兼授義和鎮遏使兼本軍水陸都游奕使冬淮寇侵擾合諸軍扞禦疆域屢挫賊鋒遷大冬卿改秋曹民部二尚書遷左執法自始至末薄於進取所有必以分散士衆爲將三十年家無長物出則督勵將士入則訓誨子弟乾寧四年卒

檢校太師兼侍中成弘濟及

成及字弘濟錢塘人性篤厚爲鄉里所重咸通中捍山賊逐齊寇聲名遂振乾符間八都寢盛聞人字卒而及

代之遂以富春鎮稱靖江都將劉漢宏作亂與鏐同討平之北關鎮將劉孟安謀亂卽席奮劔將犯鏐及舉胡牀制之偏將盛造因執孟安就戮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爲靖江鎮將光啟中潤州薛朗叛命及征之夏五月進圍常州克之尋平潤州奏授兵部尚書克本州防禦副使潤州阮結卒命及代之累遷檢校司空尋爲蘓州刺史乾寧三年淮人圍姑蘓常熟鎮將陸郢巡檢郭用等以城應寇城陷及以禮見淮帥楊行密行密閱及府庫私寶皆藥物圖書而已由是重之至淮南辟爲行軍司馬及拒之曰及以百口托於錢塘不幸城陷以至於此豈宜以本道符竹換富貴於鄰境及引佩刀自刺行密遽止之因厚禮而歸之累授鎮海節度副使奏授司徒至太傅天復中鏐游衣錦軍使武勇都軍士治溝洫軍中多怨言及請罷役不聽俄而作亂鏐回至北郊微服將入城及乃代乘鏐車行與賊聞鏐遂得入鏐性嚴急每有檢發必亟加斬決或及至雖盛怒必爲之釋其寵遇如此類累勅授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左丞相杜延光建徽

杜建徽字延光稜之少子強勇不與諸昆弟類稜爲常州刺史建徽代爲武安都將稜爲淮人所逼建徽馳赴之城已拔被虜及稜歸自淮南建徽軍中嚴整無改稜制稜甚稱之稜將沒散家財於諸子惟授建徽一劍曰此吾歷任所乘者獨汝能傳之徐綰叛鏐於杭焚樞城郭建徽自新城以本都之兵馳赴難因命守禦綰等已攻內城聚木將焚北門建徽使以火鈎取其木先焚之木不得聚賊計遂沮或勸鏐渡江保會稽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渡乎顧全武曰聞綰等謀召田頽頽至則淮南助之不可敵矣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恩於楊公令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遂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且以子元璩往語在鏐傳睦州刺史陳詢不順鏐命鏐以建徽與詢姻婭疑之使馬綽伺其意建徽曰陳氏背義自貽覆族建徽旣姻婭回應見疑然累書諭之而不見聽皇天后土苟或鑒照方明此心爾俄有睦吏降持建徽所貽詢書至皆勸戒之詞鏐嘉歎久之兄建思嘗譖其畜兵仗爲異圖鏐使索之

建徽方食，使者直入卧内，建徽食不顧，使者以聞，鏐感悟，益加殊待，每會必指之曰：杜丞相今日塵忝多其力也。子孫昆弟，朱紫車馬盈門，而性儉素，導從不過數人，財物輒散鄉里親族，每從征伐，單衣入陣，衆皆披靡，軍中謂之虎子。嘗從鏐弟鏐救姑蘓，與敵遇，逼河梁，斷鞭馬徑渡及岸，而馬斃，瘞之，號曰馬塚。年高不廢騎射，嘗擊毬於廣場，典酬有宿中箭，鏐自臂中飛出，人皆壯之。仕吳越歷四王，檢校太師左丞相，以漢乾祐三年卒，贈太師，謚威烈。

保順軍節度使鮑慶臣君福

子修遜附

鮑君福，字慶臣，唐太子少保宣公防之裔。後適吳越，君福性純厚，有膽氣，從軍以驍果稱。初從劉漢宏，繼歸錢鏐，號曰向明都。累從征伐，有功能。馬上輪雙劍入陣，望之若飛電。尋爲衢州應援指揮使，屬刺史陳章叛，淮人入其境，乃以淮帥命辟爲郡職。君福不納，鏐慮其被害，乃密賜絹書使姑從之。君福終拒焉。伺守者醉，乃奔歸。尋授衢州刺史。淮將周本守信州，屢侵其境，君福每率數騎往逐之。本卽遁。梁貞明四年，君福從錢球攻信州。

斬淮將呂師造擒偏將馮敏等周本僅以身免任衢凡
三考元璠領青海節辟爲副使後判湖州奏授洮州刺
史保順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晉天福五年卒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子修遜
修遜少寡言語總軍整肅累官上直指揮使陞衢州刺
史開運四年爲戍將護李孺贇於福州孺贇叛修遜殺
之傳首錢塘周顯德三年修遜從吳程攻常州以應世
宗之師至宋建隆元年知福州彰武軍事後爲上直諸
軍都鈐轄使同叅丞相府事卒

蕪州刺史曹圭

父信族人師魯附

曹圭仁和家人家臨安父信由歙歸杭爲臨平鎮將圭之
將生信夢人謂已曰我當爲爾子有二千石已而生圭
圭少有膽勇乾寧中爲嘉興都將淮人圍嘉禾圭與其
族人師魯守之淮人望氣者曰此雖孤城中有貴人不
可圖也圭每與師魯登城樓張樂縱飲矢石交至視之
晏如嘉禾平圭以功授蕪州刺史開平中淮人復圍姑
蘓屬正月望夜師魯第盛陳燒燈之宴賊俘執者咸縱
觀之圭以浙西營田副使檢校太傅終於蕪州師魯形

短小而多智。鏐嘗稱曰：今之晏嬰人，因號爲曹晏嬰。

丞相曹安成仲達

曹仲達，圭之子，生於臨平室，有紫光。少小，圭嘗節其飲食，雖嚴冬，尚未挾纊。品膳悉與僕隸等。又日令運甕，圭在姑蘇，與仲達求婚於睦州。陳詢及將親迎，途由杭州，錢鏐見而奇之，以妹僂焉。累授台處二州刺史。元璿襲封，命仲達權知政事。國建，拜丞相，佐嗣元璿。仲達復攝政事，時大賚諸軍，軍中有言不均，輒大譟，舉仗不受賜。諸將不能制，仲達諭之，皆釋仗。致拜仲達性仁厚，好施，食不兼味。元璿重之，常呼丞相而不名。卒，謚安成。

營田副使吳敬忠

兄順弟訢附

吳敬忠，於潛人，嘗從錢鏐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及鏐出兵，助淮人討田頵。敬忠每先登陷，陳梁太祖既封鏐爲吳越王，而敬忠以積功，亦受梁封。正國功臣，浙西營田副使，累封太師。兄順以功，授鎮海軍保城都指揮使，檢校司空。弟訢爲太傅，八子任本國，皆貴顯。

戶部尚書阮結

阮結，錢塘人。中和間，以八都兵從錢鏐討劉漢宏，功多。

授散騎常侍。又征常潤二州，披羽先登，克其城，捷上遷戶部尚書，以功名終。

高費州彥

高彥，海鹽人，少諳韜略，有膂力，善戰。每從鏐征伐，多顯功。及鏐開國，爲吳越王，奏授彥湖州刺史。彥性淳厚，居職十餘年，爲政簡便，民甚宜之。後奏領費州刺史，卒。

僕射朱蘊之行先

朱行先，字蘊之，海鹽人。燕頷，虎頭，猿臂，善射，人稱小由基。每從高彥征討，累功。歷親衛都指揮，靜海鎮遏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封佐正匡國功臣。功名福澤，略與高彥等，以壽卒。

越州都指揮使屠寶光瓌智

屠瓌，字寶光，其先河東人。晉將軍屠擊之後，大父某避地於吳，家於澉川之青山，遂世爲海鹽人。生而姿貌偉杰，鷹揚虎視，少負勇略。吳越國王初起，鄉兵拒黃巢，智仗劍從之。時以籌畫進，遂與幕府謀議。董昌僭號，智首勸討賊昌，誅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同顧全武副王弟鎮，自海道救嘉禾，生擒賊將楊勝等二十餘人，計

功得中上，遙領常州刺史。明年春，再遷越州指揮使。光化元年，瞿州刺史陳岌叛，智又同全武等討平之。三年，調守湖州。天復二年壬戌，武勇都指揮使徐綰許再思叛，將及內城，刺史高彥聞之，遣子渭與智同赴難。渭曰：「今日不利，彥曰：赴難急，何以吉辰爲？」智按劍而起，曰：「違主之命，不忠；畏縮不前，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渭直抵靈隱山賊壘，賊勢甚盛，合圍數重。二人自朝戰，至於日晡，身箴百處，奮刀一呼，手搏賊魁數人，卽馬上刃之。矢盡援絕，爲賊伏兵所害。王念智徒步從戎，卒死國難，以衣冠歸葬於海鹽縣。智嘗有詠志詩曰：「輕身都是義殉主，始爲忠。至是竟符其識云。」

吳越丞相元明遠德昭

父仔倡附

元德昭字明遠，本姓危。父仔倡刺信州，奔吳越。錢鏐爲易今姓，仔倡常命曰者視諸子，曰者指德昭曰：「獨此子非武官，及學文，其師曰：爾才可爲王侯相，因授以文體。」元瓘襲國教，令之任頗缺，林鼎薦之。元瓘與語，謂鼎曰：「德昭有輔弼之才，吾子孫無憂矣。」遂掌文翰，後事佐晉。開運三年，用師南閩，兵機要務悉以委之。尋拜國相，周

顯德二年用師毘陵吳程執趙仁澤送錢塘德昭憐其忠力揀得不死六年與吳延福入貢於周專對稱旨禮待有加乾德五年以吳越丞相卒贈太保

通儒院學士崔子遷仁冀

崔仁冀字子遷錢塘人少篤學有文采事錢俶爲通儒院學士俶罷沈子虎政事以仁冀代之總其兵要太祖嘗諭旨於俶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可暫來與朕相見仁冀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保族全名上策也俶然之太宗時俶與仁冀決策納土上以仁冀爲淮南節度使俶薦其才擢衛尉卿判大理寺移知撫州卒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一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二目次

翊運

明

誠意伯劉伯溫基

翰林學士宋景濂濂

御史中丞章三益溢

子存道附

南昌府知府葉景淵琛

徵辟貢薦附

王府參軍胡仲淵深

翰林學士王子克禕

長史桂彥良德稱

鞏昌知府劉士原性傳

祭酒梁叔亨貞

教授胡仲申翰

尚寶少卿陳如晦顯道 汪仲山仁壽

訓導徐君善原 行部侍郎劉伯靜辰子徵附

慈利縣丞汪益民 刑部尚書錢惟明唐

濟南知府方去矜克勤 國子祭酒陶中立凱

廣東參政諸葛伯衡 國子監助教員廷瑤瓊

四川左參政宣彥溫溫 太常博士陳世昌

國子司業王原禮嘉會 文華殿大學士鮑仲孚恂

長史朱伯清蕙 宋無逸玄僖

教諭趙撫謙 國子博士錢子予宰

監察御史周觀政 穎上縣知縣車信夫誠

江西僉事丁叔寬豫子麟附 國子學正王彥貞桓

同知劉昭甫子華子鏐從孫棟附 右副都御史韓伯時宜可

王教授俊華 福建僉事謝原功肅

知府胡斯美惟彥子伯順附 教授崔斯立植

黃岡縣知縣徐宜叔誼 教授俞景淵深

兵部侍郎徐宗實屋 訓導趙德純宜生

陝州判官梁仲舉 教授徐大章一夔

左布政王希陽蕙

立亦如王希則燕

刺狀既言樂師

其時封侯宗實皇

黃岡縣賦源翁宜外

賦源賦源美對賦

玉婚對對華

河賦源源源子華

武西念事下外

兩浙名賢錄卷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錢塘翁望之在遺氏閱

翊運

明 四先生

誠意伯劉伯溫基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

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克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游武林。泛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方分韻。赴詩。基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竒之。曰。公乃受魏玄成目。耶。非諸葛武侯未易當耳。時方國珍反海上。省憲舉基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基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基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乃羈管紹興路。基感憤痛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間。多爲詩歌。以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基。基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旣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衆避谷珍。多依基自保。會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上使孫炎以金幣來聘。基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保境。毋爲方氏所窺。卽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曰：吾昔日西湖之言驗矣。旣見。上陳時務十八策。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惟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爲起。入內。趣召基。基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因問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上於是決筴。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酬基。基辭不受。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基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者爲。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

城。上使基授之方略。基以一赫蹏封。日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具而黑雲微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躒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基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者。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基從後蹴所坐胡牀。上悟許之。洪都乃下。前基以母喪告歸。上因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基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松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甚。迎基入。衆卽帖伏。基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基治葬畢。因騰書宣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迫之。東陽悉獲。其衆基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鯁生謂士誠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陳氏據

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則士誠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時日中有黑子基言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基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應以刑基曰頭上血衆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基縱歸里熒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上且有所加僂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上許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基諭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基最爲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遇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行之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言善長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勲足任此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基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犁犢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者基

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上不悅而罷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吳懦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上曰宋元

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綱紀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僚且素暱之請基緩其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卽斬之丞相大恚恨俟上歸訖基盛夏祈雨僂人於壇墮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基瀕行䟽言中都曼衍非天子都王保保雖遁荒漠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基勲伐

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基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優詔答之嘗爲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離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奸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基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基舊語使刑部劾基欲購淡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基馳入朝見上但引咎自責不敢復言歸矣惟庸俄代廣洋爲右丞相覘上之視基怠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上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爲書勸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

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
事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
也基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
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
若鬼神初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
伯溫吾子房也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胡惟庸等
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
卒二十三年召璉子薦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
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基疏拜閣門
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兵至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
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曇魯孫祿至景泰中
上思基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
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
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
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
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
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
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

中李論言故誠意伯劉基宜配饗。高廟世其封爵如

徐達。上是論言下廷議皆言。高祖收攬賢豪創造

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宜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

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

之後孫薦實嗣之。太祖嘗召論再三鐵券丹書誓言

世祿薦嗣未幾旋即隕世禡圭裳於末裔委帶礪於空

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負荷或謂長陵紹統遂致踈

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

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饗

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

制曰可基入祀太廟庶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

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楊文懿守陳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先生勲

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先生逮事胡元

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藝也方

上手書問天象先生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

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先生慨

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嗟乎

先生之自任者何如而卒中讒毒以死也豈天之不欲
遽開太平乎彼世所傳難星已過勸上急移他舟者

特星官之一技耳惡足以盡先生又惡足為先生重哉

翰林學士宋景濂濂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妊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

學名益著初為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與子

徵至金陵見上問世亂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

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

濂曰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

下可定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論黃石公

三略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

留意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

上書太子願進修德業上覽書喜召語太子書

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時甘露

屢降上召濂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

授之手注於卮語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

卿共之耳因問灾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

休符不於其祥於其仁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

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泰，卽神仙也。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天下有不治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上坐西廡，賜大臣坐。令濂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帝嗜神仙，好邊功，民力旣竭，讐以重刑，幾至大亂。人主能以禮義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濂離席頓首曰：願皇上慎終如始，天下幸甚。陞侍講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姦臣事爲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訓纂。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爲序。上之濂侍上久，多所陳說，不務文飾。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上一旦受職任事，不效，負陛下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濂深密，不泄禁中語。

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語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上嘗強漁飲醉惟笑賦楚詞一章令羣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令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自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太子選賜漁良馬又爲良馬歌賜漁時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召問漁對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烏可深罪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上嘗延譽漁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賜錦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濂頓首謝

漁辭請歲一朝是年九月入朝。上延問漁屢矣。及至大喜日侍。上游歷觀闕盤旋禁蘓便殿侍食日晏始退。上歎曰純臣哉爾。漁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漁遜謝不敢當。歲暮辭還。既行數日。上語漁子璠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如曩時。璠曰。非陛下垂念臣父切至。何以形諸夢寐。漁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媿而已。繁辭復說道之蔽也。尤篤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畚土。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卻不受。上問漁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漁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門人方太史孝儒曰。當元之衰。國朝始興也。地大兵彊。據名號。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卽勸不嗜殺。人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曆禮樂夷裔貢賚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漁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追謚文獻。漁二子長瓚瓚子三人慎愷恂皆無後。次璉為中書舍人子三。懌愠恪恪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賜粟帛懌力學攻書建文君召懌入翰林為侍書。

御史中丞章三益溢

子存道附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斬黃妖寇犯龍泉執溢從子存仁溢憐存仁幼願代之賊聞溢名大喜問計溢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滅族事賊怒并執溢溢給守者乘間脫歸集里中少年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避地入閩庚子。上徵溢及劉基宋濂葉琛三人至建業。上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海內紛紛何時定乎四人者齊聲前對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上悅擢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溢乞省母病賜金綺歸留子存厚京師浙東始設提刑

按察司溢爲僉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温州還溢守處
州給餉平荆營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
且控制中原上善溢言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
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璫坐法辭連溢憂懼上曰予素
知溢守法毋恐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溢浙東
按察副使鎮處州溢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
卽陞臣官罪過益重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臬之命敢
辭上從之北至諸山寨已叛溢宣布詔旨軍民感悅
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溢守
禦却賊茗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溢令千存道
合平瑞兵禽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
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溢卽斬惟淵以徇
温州平請朝京師上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卽召卿
浙西諸郡平乃召溢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溢
入見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
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溢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
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
信若令文忠率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

詔文忠出師如濫言。溫賊既降，乃授濫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濫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濫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濫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庶耻使避不犯，豈直搏擊爲哉？」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濫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恠。」卽禮官失議。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霽，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濫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爽信不可。」上不應。濫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強爲朕一行。」濫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存厚還治喪。濫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崑山，走京師見上。上授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濫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濫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

於斷頭山力戰死

南昌府知府葉景淵琛

葉琛字景淵處州麗水人博學多才少與劉基章濂齊

名元季兵亂從處州守石抹宜孫討寇有功授行軍元

帥太祖聞其賢遣使以幣聘之與劉基章濂宋濂三

人同至金陵進見上喜賜對皆呼先生而不名四人

者出上目送久之顧問左司郎中陶安曰四人者何

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

不及章濂葉琛皆王佐才也而殿下一旦以禮為羅而

致之天下不足定矣上大喜擢琛為營田僉事壬寅

正月上帥師至龍興守臣祝宗康泰以城降改龍興

為洪都府尋改南昌以琛知府事既而宗泰復據洪都

叛琛迎戰死之事聞上嘉其忠義追封南陽郡侯命

有司立廟南昌歲時祭之

徵辟貢薦附 共四十人

王府參軍胡仲淵深

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天資學識出人而尤精弓馬

元季石抹宜孫總戎處州以深為參謀縉松遂麗等縣

民亂爲盜，深悉討平之。己亥，胡大海兵取處州，石抹宜孫戰敗，大軍分取屬邑。深知天命有在，乃解甲見大海於軍門，悉上四縣版籍，兵不血刃而屬。縣皆下。上聞而賢之，召深至金陵，擢中書左司員外郎，卽命深總制處州兵事。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李文忠擊走之。胡深引兵爲援，議爲城守，無何而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以城堅不可拔，敗績去。上念深守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葉仲賢旣服，又叛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深悉出偏師討之，而親統大軍攻溫州，明善勢感，與其伴父谷珍議納歲幣，繼以益若干來貢。深尋入覲。上時已稱吳王，乃擢深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陞。上曰：「俟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乙巳，福建陳友定擾邊，深奉命征之。建守將阮德柔兵屯錦江，深進擊之，破其寨。柵。友定大懼，率銳卒急圍我營。深突陣與戰，馬蹶被執。友定頗加禮遇，深具道。天子仁聖，援竇融故事，感之。友定初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跨銅驢，烈焰而死。年五十二。時太史劉基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深果敗歿。」上痛悼不已，親撰文遣官祭之。

追封縉雲郡伯。上嘗問宋濂曰：深何如人？對曰：文武才也。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深有二子，長楨、次樞。楨授宣武將軍、處州衛指揮僉事。

翰林待制王子克禕

王禕字子克，義烏人。幼秀爽，竒敏。及長，長身玉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文獻潛。時文獻爲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禕所業，獨深器之，卽屬以斯文之任。時元末政亂，禕乃攬天下事勢爲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媿其切直，格不以聞。危素張起巖並薦不

報。時有齊琦者，明數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禕歎曰：子克，異代人物也。禕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戊戌，高皇帝親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禕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卽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書省掾，商略機務。上每稱子克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採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南

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
創國之初禮制多所裁定遷起居注丙午出知南昌府
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徒散收廩賢士搜除奸蠹
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以寵勞之丁未召議卽
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天以
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
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
矣二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禕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
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三年預教大本堂禕經明理達善開導每召對殿庭必
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蕃尋召還五年以翰林待
制副蘓成詔諭雲南命下廷臣危之禕欣然就道六月
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諭之曰皇明創業統一萬方惟
王僻在西南未被聲教天子不忍鄙夷命禕輯寧爾
邦家若能亟奉版圖以歸職方則身名俱存不亦偉乎
不聽館禕別室然以禕名儒雅敬之越日禕又諭之曰
朝廷軫念雲南黎庶不忍盡戮故令使臣開諭若旅拒
不服自遠恩化必奉行天討命秦甲發蜀曠循棧道略

沉黎而西大將軍踞昆明之上而飲其水犄之角之腹背受敵王之將佐利王以爲功者不少雖欲泥首牽羊其將能乎王曰漢閉昆明命使莫達唐勤遠略祇以自憊天朝若以兵臨雲南金碧以爲城昆澤以爲池雖多無所用之禕曰王未聞乎自天地構難友諒據楚士誠據吳友定據閩玉珍據蜀彼皆重關峻嶺長江天塹險於金湯况兵糧委積淵謀盈庭孰不欲長雄天下以與天地同悠久乎不四五年率膏鈇質雖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輩賣降恐後往事具在可鑒也今王自度謀勇悍遂孰愈誠諒兵士利廣孰愈中國度德比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天之所與誰能禦之今以區區一隅之地逆天犯順與天下抗爲此謀者不亦誤乎王曰先生之言是也請姑就館吾其圖之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欲連兵以拒脫脫至察梁王有二心欲追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决匿禕於民間脫脫聞之謂讓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

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二子曰。綬曰紳。禕慷慨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卽。及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爲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士大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玉堂雜著。續東萊大事記。各若干卷。藏於家。禕事。上十餘年。服勤報效。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教子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教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克自樹立。皆能世其家學。禕歿後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次子紳往求遺骸。不獲。因訪得禕死所。擗踊號呼。製神主載回。因上書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翰林學士。更謚忠文。長史桂彥良德稱。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記誦敏捷。及聞楊簡學。益以尊德性爲本。仕元爲教授。因朝政不綱。退隱田里。高皇帝召見。特授太子正字。賜宴與公侯列坐。日侍講讀。上詔詞人賦詩賡歌。彥良每先衆而就。嘗進奏曰。

治道具在六經典謨訓誥願留聖意詩非所急也。上深然之。自是恩遇隆洽。稱曰老桂而不名。上嘗御大本堂。彥良與秦府紀善林溫入見。上問之。各以官對。上謂彥良曰。卿帝者師。謂溫曰。卿王者師。其各自重。彥良感荷。知遇知無不言。每侍講。必以二帝三王爲本。而折衷於孔孟。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至於歷代治忽。啟迪不倦。誠意懇至。凡所陳說。無一不當。帝心上方以法繩下。訪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民亦靖於德矣。上深然之。洪武八年。特授通奉大夫。晉相府右傅。上親製手詔。以孔孟論之。陛辭。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彥良謝曰。臣不如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足取。旣侍王就國。日以正大之學輔之。王以綺衣鞍馬。畫彥良像以賜。後諸王府罷相府。改彥良爲長史。時彥良已老。王爲造安車。奏令致仕。彥良退。作存養省察圖。以進。王揭諸座右。以時觀省。居無何。詔彥良舉家還京師。彥良條陳治道所急者。曰。法天道。廣地利。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脉。開經筵。精選舉。審刑罰。敦

教化馭戎狄蒐賢俊廣咨訪凡十二事總名曰萬世太平治要策。上嘉納之以風疾賜歸卒於家所著有清節集清溪集柱笏集老拙集和陶詩春秋詠傳於世平生見道純一不以貧富動心仕止進退一委於義命與人交坦坦夷夷命觴賦詩踔厲風生窮日夕不厭時以春風和氣目之。

鞏昌知府劉士原性傳

劉性傳字士原岷人元季兵起散家財聚兵以捍鄉邑號義兵萬戶。高皇帝駐蹕金華遣人召之性傳即率衆歸附比見首陳匡國安民之策數千言稱旨拜中書門下侍郎固辭改陝西鞏昌府知府鞏昌地隣北虜民物凋弊性傳撫輯軍民恩威並著邊境以寧國初屈指良牧者多以性傳爲首。

祭酒梁叔亨貞

梁貞字叔亨新昌人舉元鄉試授太平路教授端毅寡言深沉有識。高皇帝克太平貞率諸儒迎拜請戢軍士以安生靈復以三王之得天下者爲言。上深然之留掌圖書與李善長同侍帷幄參密議。上欲取金陵。

謀諸貞貞力贊之。命都事江南行省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兩浙轉運使未幾拜太子賓客日侍大本堂多所啟沃戊申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國子諸科條皆貞所規畫也嘗輯古詩三百篇進覽上以賓之初筵命丞相直解喜悅感歎命繕寫數十本頒賜大臣俾朝夕警省後以老乞歸築墅鼇峯之下日與里中諸宿儒相賡唱超然以榮名終

教授胡仲申翰

胡翰字仲申人自幼聰睿志氣異羣兒七歲拾遺

金道中守不去候遺者至而還之長從吳師道授經從吳萊學古文辭又登許謙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持其所業就正於柳貫黃潛張樞咸以致遠器之嘗出游元都徧交當世名卿而於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尤號知己適時不靖避地南華山中著書宋濂稱其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非今世物也太祖定金陵遣使召見會有請

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翰言民不習軍旅徒費廩粟爾上可其言罷之除衢州府學教授洪武乙酉奉旨纂修

元史書成，賜白金文綺，辭歸。卜居長山之陽，學者稱曰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所著有春秋集行於世。

尚寶司少卿陳如晦顯道

陳顯道字如晦，東陽人。好學明經，旁通天文、地理、律曆、兵機。試鄉闈不售，輒棄去。謂人曰：大丈夫要當以勲業垂名，竹帛安能與羣兒爭長於鉛槧間邪？元季兵起，散家財，結義旅，以衛鄉井。戊戌，高皇帝下婺城，駐蹕赤松官。顯道詣謁，陳濟世安民之略，留置左右，參決大事。時方谷珍據台州，明越未下，特命顯道往諭。至則谷珍納款。上賜顯道手札及和詩，以寵嘉之。復遣諭谷珍兄弟，納土入覲，歷官至尚寶司少卿。以忤旨，出爲臨洮知府。俄召還，復職卒。上甚悼之，命有司造墳護喪歸葬。

汪仲山仁壽 子羽附

汪仁壽字仲山，金華人。性穎悟，善記覽，經史百家靡不窮究。尤明於性理之說。王師下婺，同許元葉瓚、胡翰等召見，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所著有靜齋稿若干卷子。羽能繼家學，詩詞俊雅。與呂肅、陳誠

汪旻爲文學交人稱四友

訓導徐均善原

徐原字均善與吳沉同鄉爲文字交原博覽羣書而尤精經學元末隱居不仕太祖兵下婺州改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以教民之秀異者乃聘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原歷主福建江西考試以得人稱文學不在吳沉之右而位不通顯竟以訓導終論者惜之所著有五經講義強學齋文集若干卷

北京行部左侍郎劉伯靜辰

子徵附

劉辰字伯靜金華人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天兵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爲典籤奉使方谷珍谷珍令左右飾二美女以進辰峻却之谷珍歎服遂傾心輸納左丞李文忠開省於嚴辟辰參其軍事大將葛俊守廣信當祈寒集丁夫濬城濠民苦之將爲變文忠止之不從大怒欲臨之以兵辰請往諭以大義俊悔聽命事遂解以親老求歸養未幾父母繼歿執喪哀毀薦起爲湖廣道

監察御史立朝蹇諤遇事敢言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勤於其政郡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淪沒仍責賦於民爲請於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東南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爲風濤阻溺辰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去淤塞甃石作壩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私便之然漕河源淺易涸每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廢辰又修築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旣通湖下之田益稔丹陽道接句容民負任者徃徃因日暮行劫商旅患之辰嚴爲禁約盜遂息永樂元年召修

高廟實錄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盡者歷歷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考之注記無不懸合書成超拜江西布政司左叅政甬澇江溢飢民爲盜富室多罹其患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飢者官爲立券期以來年償本蠲其役以爲之息民遂相安無事南贛諸府荒田糧六萬餘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其弊辰以聞悉蠲其額坐累免歸六年召起爲北京行部左侍郎以老不任政日被顧問留京師者三年賜勅致仕踰年復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給驛

送還卒於常州毘陵驛舍年七十八辰爲人直諒多聞有古節士風所著有國初事蹟子徵博覽能文年餘七十猶力學不懈嘗著金華名賢傳藏於家

慈利縣丞汪益民

汪益民衢之開化人家貧居傍七賢堂讀書自娛元亂不仕高皇帝龍飛徒步詣行在獻策歷陳開國紀綱上嘉納之尋召赴闕勅授慈利縣丞守官蕪介任滿乞歸上憐其貧解龍袍賜之仍命有司優給衣食以終其身

刑部尚書錢惟明唐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數千言雅稱太祖意特授刑部尚書嘗召講虞書升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之人不知君臣之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不敬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止令行於孔廟京師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諫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通祀孔子如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令遂止二十三年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上覽孟子至土芥寇

讐之說大拂意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敢
諫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觀自隨
袒曾當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
太醫院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又嘗諫宮中不宜
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卽命撤
圖曰以旌直臣尋以耳聾乞歸卒唐秉心如丹屢批逆
鱗冒死不顧以衛正學回欲墜之日於中天而千萬世
之陰霾昏翳不得以晦蝕之者唐之力也

濟南府知府方去矜克勤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
誦五經比長徧窮濂洛關閩諸書潛心於一卦一爻必
欲驗諸行事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文物之
屬亦辨析歸於至當會海民爲變行省檄吳江同知金
剛奴募民爲水兵克勤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
未爲盜者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
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
從賊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
以至於此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徵克勤樂於

育才卽起應命負笈來從者數百人克勤據經陳義曲
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爲善良未
幾以母喪去諸生追送之學舍爲空朝廷聞其賢勅部
使者以書幣徵克勤兩詣政府以母老辭不聽就銓曹
試考覈入格列名第二上特命知濟南府錫之冠帶
以寵其行比至爲書一通懸之康衢諭上愛養元元
之意民有所不平請前自言禁吏胥不得阿間日引耆
耄坐語訊以得失聘前進士爲弟子師葺廟堂闢射圃
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
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弟子繫籍者二千人兵後
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闔三載乃稅吏徼近功
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條民益惰田不增闢克勤
與民約定爲簡書列丁產爲三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
則吏不敢並緣爲奸會郡城圯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
貴人勢易民五六萬治之屬夏大旱民不得田哀號卽
工聲聞數里克勤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密聞
中書請於上卽日詔罷先是不雨克勤袒跣徧禱羣
祠涕泣卧祠下誓不用不還至是詔下民騷呼而散大

雨如注。是歲大穰。民爲之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五年秋。隣境盡蝗。克勤省愆。變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皂隸。往徃索賂。無厭。克勤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復行其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於道。戶增至六萬有奇。家有積粟。野無餓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入覲。錫燕儀曹。仍還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無何而爲程貢。所誣被逮。民號呼咽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其子孝儒。上書政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後浦江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儒復伏闕上疏。而克勤竟死於京師。年僅五十有一。克勤爲政。必先風化。務以德勝。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公庭之間。不陳杻械。革鞭懸而不用。晚年進修益力。晝之所爲。夜則白之於天。榮辱利害。坦然視之。不以爲意。所著有汗漫稿若干卷。宋太史景濂志其墓。

國子祭酒陶中立凱

陶凱字中立，台州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遷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陞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上曰：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人禮。上從之。凱每議禮，與藁城崔寬相可否。寬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脩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意也。嘗患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搆之患。五年，凱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類編爲書。上從之。出爲湖廣叅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叅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凱資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凱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

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凱文章遂盛傳於世

廣東布政司叅政諸葛伯衡

諸葛伯衡蘭谿人少清介持名節從鄉先生游獲聞前輩緒論精求實踐鄉里咸推重之洪武初以薦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遇雨輒草屨行塗泥中弗恤也遷趙州吏目州有建峯廟廟有青蛇惑人凡入人家必有禍伯衡殺青蛇罪巫者民以不惑以左春坊大學士董倫薦召問治道對以聖明之世紀綱正而法度修民皆安業但庶耻之道輕耳上大悅擢陝西布政司叅議以道途遠近定轉輸之法民甚便之後改廣東叅政卒於官金華杜桓爲立傳稱之爲清修直諒之士云

國子監助教貝廷琚瓊

貝瓊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爲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同官服其史才名重京師旣成編受賞而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廼作大

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於朝，謂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高皇帝不用其說，且黜辱之。然士大夫猶有趨濂者，瓊乃作釋奠解以解之，文多不載。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勳臣子弟，瓊爲人文行超越，素有名譽，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致仕，明年卒於家，所著有清江文集二十卷，行於世。三子翺、翔、肅，俱以人才舉任世，其家學

四川左叅政宣彦溫

宣溫，字彥溫，會稽人。少穎悟，好學，襟度夷曠，家貧處之裕如。洪武初，被召，上詢以治道，溫條對甚悉。上因

問漢高祖殺功臣，光武全功臣，優劣何如。溫對曰：高祖殺功臣，功臣自殺；光武全功臣，功臣自全。上悅其言，授四川左叅政，居官有惠政，蜀人祠祀之。

太常博士陳世昌

陳世昌，錢塘人，力學工古文辭。元至正初，以布衣入爲翰林編修，代祀海上，值道梗，遂居嘉興，授徒養母。張士誠據平江，屢致不屈。洪武初，徵修禮書，欣然就道，授太常博士，尋以母喪辭歸，服闋復徵至京而卒。所著有希

賢集

國子右司業王原禮嘉會

王嘉會字原禮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末累舉不第乃客授松江爲人溫淳和緩後進樂就講論鼎來者修隄戶恒滿上海令康伯愚見其詩詞敦雅敬禮之引爲上賓使以文章飾已吏事會詔舉明經嘉會應聘至京高皇帝命賦詩應制稱旨復試其文賞異之除授翰林院檢討尋陞國子右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敷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髮鬻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上知其勞眷待殊厚老疾乞歸優詔調治未幾卒於官舍年八十餘上深嗟悼給驛護喪還葬發引之日詔所在官司備禮祭之蓋異數也

文華殿大學士鮑仲孚恂

鮑恂字仲孚自崇德徙嘉興之西溪父德歸安丞恂三領元江浙省鄉試學士張翥御史劉彥博薦爲翰林不就洪武初禮部舉吉安余詮高郵張長年及恂明經老

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京師。賜坐顧問。一日。上召恂等。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恂等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從容侍對。不久。隨卿致仕歸鄉。以終餘年。庶不負平生所學於鄉里。亦有光榮。恂等復固辭。翼日放歸。恂受易臨川吳澄得其旨。著易傳大義。及西溪漫稿行世。學者尊之曰西溪先生。

長史朱伯清廉

朱廉字伯清。義烏人。自少刻苦勵志。淹貫經傳。悉領要義。旣而學文於黃潛。遂以文章名家。國初知府王宗顯器其材。辟爲郡學師。移長釣臺書院。洪武三年。詔修元長聖朝日曆。召爲纂修官。書成。拜翰林編修。八年。乘輿巡幸中都。命廉扈駕。比至滁州。進詩十首。上覽而大喜。曰。佳詩。朕爲汝和有頃。召廉賜和詩六首。當時以爲榮。旣而授經楚府。尋陞長史。以曠致仕。歸窮經講誦。探研聖學。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言。其爲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二十七卷。

宋無逸玄僖

宋玄僖字無逸餘姚人少有至性嗜學多關覽外曠曠若不足而其中敏悟絕人元至正間中乙榜授繁昌諭才十九日即弃歸是時海內大亂玄僖無復用世志退而遁諸山澤家貧無衣食資唯授徒以自給樞省嘉其苦節辟爲鄉邦文學不行明興以史事徵乃出應詔事竣復命典福建鄉試稱有鑒別晚窮濂洛之學爲文縝密有尺度詩亦清遠有文集行於世

教諭趙撝謙謙

趙謙字撝謙餘姚人初名古則幼孤貧寄食山寺與學

佛者同學書克已復禮之

可用工準的聞金華鄭四

表學有根源往師之得其傳歸隱鳴山萬書閣潛心大業飢寒迫之其容粹如也國初徵修正韻稍試其學尋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及易學提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有薦謙者上曰吾欲老其才而用之後召爲瓊山教諭作瓊臺布學範教化大行嶺表以南稱爲趙夫子謙於勢利澹然而直義所在目無王公然卒以此厄窮不悔也卒於番禺年四十五

國子博士錢子予宰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博學能文洪武三年以儒士舉爲國子助教時郡邑弟子員貢人太學者設爲教條限以歲月責其功效助教與博士程其課業而升降之既升舍乃得選登仕籍然士方畏懼爲法所繩惴惴莫有樂學者宰爲人莊重和易諸生每就之輒戀戀不能舍以是爲時明師未幾以年老陳情乞休上許之勅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宰既歸精力猶壯宣上德意有從之遊者輒開廼不倦遠近宗之二十七年四月上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兵部尚書唐鐸等舉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致仕助教靳觀等並遣行人馳傳徵之至京師入見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總其事禮遇甚厚時建酒樓初成賜宰等鈔宴其上人各霑醉獻詩以謝上覽之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宰齒最高與衆皆請留亨泰以聞上喜曰朕知諸耆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九月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亨泰梓

行之賜宰等宴及鈔令馳傳歸其鄉又三年宰乃卒年九十六初宰嘗病近代新聲大繁刻意古調擬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十九首詩且各補其未純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監察御史周觀政

周觀政山陰人洪武中以薦教授九江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曰有命亦不可中使怒而入頃之出報曰可使之出觀政亦不從曰必而奉詔已而上出謂觀政曰內間

慶賀侑食之樂廢缺欲令內人肄習吾已悔之御史言是朝綱爲之肅然當時以比東方曼倩永樂初出爲江西按察僉事時安南初下觀政建言四事曰修明政教慎簡征科革正衣冠作新學校疏入上卽賜施行官至觀察使卒

高穎上縣知縣車信夫誠

車誠字信夫餘姚人洪武初以賢良方正徵授知穎上縣奉職廉謹以誠信治民政化大行考最遷知光州益勤撫字出民於水火而衽席之當時稱循良第一秩滿

告老歸優游林下復十餘年而卒

江西按察僉事丁叔寬豫子麒麟附

丁豫字叔寬海鹽人洪武初以儒術聞勅諭幣聘入京

高祖召見問天下治否對曰盜賊已息但恐復生今日

之治願以安民為本稱旨授江西按察僉事詳刑慎法

澤被於民民頌之不衰長子麒字彥禎以詩文名貢入

太學庚申命往荆楚訪求賢良事竣告省歿於第次子

麟字彥祥乙丑進士歷工科給事中監察御史彈劾百

僚風聲赫赫無辜見法其心慨然不平必直之而後已

人稱真丈夫

國子學正王彥貞桓

王桓字彥貞慈谿人洪武四年有司以通經學古薦於

朝高皇帝召見便殿問桓處鄉里好惡何如桓對曰

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一言稱旨上遂呼為老學士

乃命與尚書魏杞山錢惟明學士宋景濂講論治道踰

年授國子學正未幾轉河南盧氏縣令政教一新民懷

其德十二年致仕歸卒於家先是桓家居鄉人有不平

事無大小咸取決於桓無不得其情者遂稱為明白先

生其學不事章句務得於心識者謂其克繼虞賀杜樓之絕學所著有明白先生集藏於家

大典同知劉昭甫子華

子鏐從孫棟附

劉子華字昭甫山陰人洪武初以明經薦太祖召賦常遇春輓詩子華立賦曰揮戈十載定河山忽報星沉易水灣馬首西風旌旆捲天涯落日凱歌還功成楚漢興亡際名在韓彭伯仲間聖主思功心獨苦黃金直欲鑄真顏大稱旨授大典同知子鏐廷對第三人官編修卒從孫棟字元隆正德初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嘉靖初議大禮忤旨杖闕下稍遷左中允復忤執政出叅湖省終南京兵部侍郎歷官四十年所居蕭然如隱者孝友和易無少長皆樂親之

右副都御史韓伯時宜可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幼好學精敏淹博磊落有大志洪武初以貢授山陰文學召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時左右御史大夫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侍上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寧惟庸節險惡如忠奸佞似直恃恩怙寵內懷反側乞斬三人首

以謝天下。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下錦衣衛拷訊，尋釋之，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十三年歸朝。上賜沒官男女，宜可不受。且以爲非聖人政，卽上疏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况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明所宜？」上曰：「汝言是著爲令。」後坐事將辟，上御謹身殿，親鞫之。時天朗氣清，忽雷火遶殿。上驚而言曰：「得非枉此人邪？」雷乃息，宜可獲免。所上二十餘事，悉報可。未幾，以例罷歸。十九年，行取到京，命撰祭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作堯舜禹湯傳，賢論稱旨。特除山西右布政使。未幾，以事安置雲南，以薦起爲雲南叅政，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臺以鋤奸顯忠爲已任，百僚悚惕，不敢犯。無何，卒於官。時大星墜地，樞馬皆驚。

王教授俊華

王俊華，台州人。洪武初，以明經薦爲府學教授。時干戈甫定，人未知學，俊華正己率物，誨諭詳懇，旦夕督功課。

若父兄之於子弟時分俸以資不給者官終太子贊善戴冠云自國家設教以來文學行誼無出俊華右者真一時師儒之楷模也

福建僉事謝原功肅

謝肅字原功上虞人學問該博目無不見之書洪武初以明經薦授福建按察司僉事克持風紀察案肅然所著有密庵稿與唐肅齊名時號會稽二肅

兗州府知府胡斯美惟彥

子伯順附

胡惟彥字斯美餘姚人居鄉以耆德見稱元季隱居避

世明興舉遺逸召見上太平頌上覽而悅之命賦早

朝詩十章立就上益大悅拜湖廣叅政懇辭改兗州

知府在郡一年政平訟理百姓皆愛戴焉卒於官子伯

順學篤行修鄉黨稱爲雲巢先生

教授崔斯立植

崔植字斯立鄞人治春秋得聖人心法辨論公毅左氏三傳得失歷歷如指掌究極羣史平居儀度整肅不假修飾而規範自然洪武七年薦爲郡學教授後調處州以成就後進爲務受業者日衆必傾極底裏隨其材而

導之卒於官植文學德行卓絕流輩一時碩儒莫不想聞其風采自號丹山樵者有雜著文集若干卷

黃岡縣知縣徐宜叔誼

徐誼字宜叔壽昌人少治春秋通史學累舉不第太祖龍飛乃杖策歸朝每參謀議時征陳友諒奉命招撫使回授承務郎知黃岡縣事兵火後市里蕭條誼招集流民百廢俱舉未幾解官歸洪武十七年以明經舉擢知鎮江府政爲三輔之最秩滿惟圖書數秩自隨調吉安府獄有繫囚皆累歲逋官租不能償者誼出俸金五百貫代償而縱之雪冤理枉削除積弊政化一新後以疾卒於官民皆路祭巷哭執紼送柩者至數千人

教授俞景淵深

俞深字景淵桐廬人洪武初以鄉貢入太學時高皇帝幸學講中庸二字累數萬言深得啟沃之義因稱之曰天下能說書生俞深歷任寧德阜平汝上儒學教諭皆有成效以大學士楊溥薦陞建寧府教授三典文衡取士得人正統七年卒於官深博通五經究極諸子篤厚端謹處家一規文公家禮所著有範疇解發明蔡九

峯之蘊雜文十卷雜詩十卷藏於家

兵部侍郎徐宗實

徐屋字宗實黃巖人負才抱氣有經綸天下之志元末厭世不仕洪武初應薦入朝數被顧問敷對明切皆中時宜上喜將授憲職屋以母老辭乃除銅陵簿屋又請迎母就養忤旨謫役湘陰驛未幾選教附馬能以師道自尊召見獎諭擢蘓州府通判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飢民春漲病隄屋相度原隰大興築捍之後部使者以爲妨農勞民屋言他役誠妨農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焉且令有田者量募貧力飢人得哺正所謂佚道使民曷爲勞哉卒就其庸民以爲利屬邑有樓貞婦奏乞旌表禮部謂前朝事不允屋言死生有間則比干之墓誰封禮官不能奪從之官終兵部侍郎

訓導趙德純宜生

趙宜生字德純宋之宗室也家於餘姚粹於經史文藝之學時方大亂混迹芻牧間自號騎牛野人國初辟爲邑學訓導宜生欣然就職勸飭指誨聞者鼓動姚江學士繇此彬彬焉

陝州判官梁仲仁大舉

梁大舉字仲仁錢塘人自號梅谷刻厲尚風節洪武初以人材徵召對稱旨授陝州判官卓有異政清白聞遠邇以母老辭歸永樂初召入賜勅以舊職致仕宴勞特厚優游林下年七十三卒大舉家素饒裕而自奉儉約好士喜施長身高論在衆人中昂然如野雀之在鷄羣也翰林檢討王洪爲梅谷先生傳

教授徐大章一夔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自少學文卽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置念慮含蓄旣久燁然以文名江南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府儒學教授通經學古當國家肇開學校而克嚴軌範以身率之召入史館纂修元史詔製靈谷寺碑稱旨賜莽衣綵段繼得實授再涖益申條教一時學徒成就試之有司多獲舉首至今稱教授之賢難乎其繼云

左布政王希陽蕙

王蕙字希陽麗水人爲人修整博通五經尤精於易雖子史百家天文律曆兵刑等書靡不淹貫洪武初薦入

翰林纂修元史書成授太子說書官至陝西左布政使
所著有交山集迂論史纂南征錄四書詳說又精於音
樂以葉者有道之器君子之所不廢時一撫之嘗製風
木吟曲以擬倚蘭字宗韓擇木兼工篆籀其得處自以
李陽水不逮也當時目為通儒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一終

世